



聖門通考卷之七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錫山後學龔勉校正

姪包廬同校

孔鯉

叙曰甚哉世德之難其盛也唐虞之際堯無子舜無父禹無孫極盛難繼殆天靳之也乃若不顯亦世其在周乎周之盛也道在文武而武王成康世顯君德及其衰也道在孔子而伯魚子思世隆師道蓋貞元淑氣岐豐鍾其會鄒魯繼其祥楊子雲曰父子也而

慶正謂是矣箕裘克紹世德作求伯魚有焉文子文孫光昭祖德子思有焉天啓斯文模範古今斯其得盛者與

家語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
开音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
賜之孔子榮君之貶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
十先孔子卒

史記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
伋字子思同古史

已巳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 孔鯉生

是年孔子二十歲仕魯為委吏

未癸 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鯉十五歲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
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新安陳氏曰味伯魚對亢之詞氣象雍容詳密可見
濡染熏陶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鄭氏曰孔子教伯魚學詩而申重於三南夫正人倫
基王化美風俗其惟二南乎故季札觀周樂歌二南

曰始基

章俊卿曰周召分陝而治當時采詩者得於襄漢之東為周南得於襄漢之西為召南故二國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辛卯 周敬王十年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鯉二十三歲 是年孔子自齊歸魯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貌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 類疑為貌禮貌莊然 失親不忠 情不相親則 不忠失禮 禮以忠 失禮不立 信為本

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辟之汚池水

潦注焉萑蒿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古本家語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三年 魯哀公八年 孔鯉四十六歲

魯哀公以幣聘為鄉鯉固辭不受

按是年哀公使季康子召冉求不召孔子阻於公之魚之謀也其以幣聘伯魚豈哀公思孔子不得而思及其子與乃鯉固辭不受佩服聖教非苟祿者

丙辰 周敬王三十五年 魯哀公十年 孔鯉四十八歲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孔鯉四十九歲 是年孔子自衛反魯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

之哀語

陳氏澹曰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於禮無服期可無

哭矣夫子所以嘆其甚也

吳臨川曰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

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服蒲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之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除之除其服也

午戊 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孔鯉五十歲

是年伯魚卒葬於孔子墓東南相去僅數步孔子因

貧葬鯉有棺無槨生子伋有亞聖之才

漢成紀贊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丘隴彌高發掘必速

伯魚死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及卒訃聞子思哭於孔

氏之廟門人止之遂哭於他室見子思

按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孔穎達曰或其兄蚤死故得有嫂然則子思蓋伯魚之次子也

子思

叙曰余讀子思中庸肯哉言之奧肆洪深也至讀孔

叢子精神謂聖之訓乃知聖祖養正聖功始基之矣

及長師曾子懷道砥節屹屹世表不俯仰於時比老

穆公尊禮焉蓋三桓既微公儀為政而有人乎子思

之側乃克留賢未幾臺餽麾而鳥駭舉矣然其述祖

業紀魯論作中庸傳大學道續再傳功弘遠哉古有
子思子十卷罕有傳者自二程表章學庸進配顏曾
斯乃大明於世云余本傳道書採子史傳記類集於
篇

漢書古今人表子思仁人上中等

戊午 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伯魚年五十卒生子伋字子

思

季本曰伯魚之子子思就使此年始生至魯繆公元
年已七十五歲安知不生於伯魚未死之前乎其年
固未可計也

辛酉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子思約五歲

子思承祖訓

夫子聞屠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
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
志子思曰及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拆薪其子
弗克負荷是謂不肖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
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

陸象山曰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
耀當世者多矣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
思擇師者可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
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窮理不以疑周

其所察聖人難諸

陸象山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收得精神在內常常涵養是甚次第

揚慈湖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問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

故子曰非不欲也由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

罰賢者不居焉孔叢子

又問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

也管仲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

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

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才高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

戊壬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子思 歲

孔子卒於魯孫伋童年不為禮君戊午孔鯉卒距此五年子思約年六歲

按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總雜紀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馬融鄭玄以童子為未成人並不明

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君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

令與成人同昔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今考孔子卒時公西華掌封識子貢議心喪而子

思無聞焉意此時子思年未八歲正不衰不踊不菲
不廬之時也不然豈有自八歲已上十四歲已下而
不能為禮君服喪禮
豈所謂亞聖之才哉

子庚
周元王五年

子思師事曾子

太史公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
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
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
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
之倫惟子思師曾子獨宗聖祖之學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
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

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
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

曾子書院在嘉祥南武山麓元時吳氏墓在
此碑有東至曾子書院之文今廢址無存焉

申
周元王七年
宋景公四十八年卒

子思困於宋

子思
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

虞夏數四篇善數四猶四五也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

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

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

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

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孔子

石林葉氏曰書非一代之言也大抵簡質淵懿不可
遷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尼祖
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
與往來告誡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
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康穆平其臣則伯
禽君陳君牙下至秦穆一時太史所為視前為有間
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
言孔子取之以其有合於吾道焉耳

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荅之曰道為知者傳
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
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
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既免曰文
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曰

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大事記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應
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按子思困於宋
則誠有之其作中庸決在
末年必非十六歲時事也
按外紀初宋昭公嘗出亡非有道之君可知亡二年
而復國子思不止年十六矣可見子思與宋難必在
景公之世疑脫
難即歸魯耳

周貞定王元年

魯哀公二十七年卒
宋昭公元年

魯哀公卒於有山氏國
人立子寧是為悼公

子思歸於魯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聞
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

酉·祭

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厚之道然也雜訓

子思哭母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它室植

鄭氏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嫁母與廟絕族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耳鄭云母姓庶氏則非也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

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

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

慎哉

草廬吳氏曰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則不服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嫁母之家蓋貧子思雖欲備禮而不可踰喪主故其心慙子思所以得為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為支子伯魚沒長子為父後亦沒而無子子思不敢繼兄主祭而已子白本是之宗接續其兄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為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耳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為嫁母也服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哀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若以親恩罔極吾情無窮徇其情而不節以禮則在已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此曾子所以不為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况七日乎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

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檀弓

孔氏曰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棺外物多三月之餘思付見宜慎也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無害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之謂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

乙亥

周貞定王三年

魯悼公二年衛悼公三年

子思去魯適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白璧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起兵襲衛至境而返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弗納智伯乃止南文子勝筭有如此衛國粗安曾子子思所以同居於衛

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

而猶聖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

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

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孔叢子

未癸

周貞定王十一年

衛將軍南文子之內子死文子名彌牟復者皐媚女

復禮人死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皐子思聞之曰此

也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

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吊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

其服何服言踰三年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

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孔叢子上同

韓氏愈議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謂子之於父母其它則皆無服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子思曰三年之喪服不變除何有

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未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

以著其情先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

子思子曰管仲績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子思子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

外也謗言也者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

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

長之將何患矣潛夫論

乙酉

周貞定王十三年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在齊子思約二十九歲

子思適齊齊君宋咸注云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

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

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

姓及得寓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無此鬚眉非所病

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

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患德之不邵美

不病毛鬚之不茂也孔叢子

何孟春曰元黃四如記聖像惟宗廟小影為真聖曹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后世

偶塑美鬚長髭未審何據按子思適齊必在平公之世今年平公卒故記於此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

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君不能去貪利之心夫水之

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子思與陳莊伯登太山觀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敢問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音釋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

所過諸侯各待以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勤方嶽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音價察民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

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明王巡狩之禮也

長樂劉氏曰就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采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瀆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輕於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忘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悖於其中執其制度之常則臣不敢肆於其僭賞其功德之懋則下不敢怠於其脩凡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

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氏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嶽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

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此出此千

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則與巡狩禮同日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

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子孔叢

金氏曰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與其意欲削故國之號而圖齊也平公既卒宣公初立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而齊國之柄盡歸之盤矣子思寧忍居其國而面其人乎茲其不久而即返於衛也

子戊 周貞定王十六年

趙襄子晉陽圍解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

賞五人怒張孟談問之襄子曰吾在厄中不失君臣

之禮惟赫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

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名城有憂色左右曰何也襄

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

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

憂所以為昌喜所以為亡勝非其難者也持之難也

按是時孔子卒已久疑是孔子思之言耳而或者誤以為孔子故錄於此

卯辛

周貞定王十九年

衛敬公元年

子思反衛

給年三十七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宋咸注敬公館而問曰先生願有賜

於寡人子思曰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衛君

曰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子思曰衛之李音賢而有

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荅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

盧大笑曰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

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君不問李音所以

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

而不由實也

孔叢子

子思守衛難

衛有齊寇或曰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盍

子曰子思臣也微也

季本曰子思若非強艾之年未宜在衛也其必在敬公之世與後昭公立六年自取殺身之禍而懷公慎

公相繼弒君而立
皆非可仕之朝也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外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何孟春曰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綱目記在慎公之世則悞矣

衛侯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衛大夫

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譖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君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侯曰君之國是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真西山曰孔子告定公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惟予言而莫遠則邦必喪子思告衛侯此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遠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可不戒與
按司馬通鑑周安王二十五年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與君暗臣諂之說即慎公三十八年也慎公在位最久其卒後於繆公四年子思逃事孔子未必是時尚存若朱子綱目載此於周顯王三十三年則又後四十四年與子思年歲尤不相直不足信也子思仕衛亦不數年仕衛之後必復隱居求志故不知所在晚歲遇繆公之賢而又出耳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疎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公曰然

乎寡人之過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馬口順而心不懌者臨事必疚病也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衛君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禁或作慎之害何足以怨怨或作忌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

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

天下君子莫不服大名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顧恤
之子思曰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
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
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
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已上俱
孔叢子

慈湖楊氏曰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道一而已
君以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為公子士以此
為士也人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况乎明臧否立規
檢矜持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子思之言也

丑辛

周考王元年

魯悼公二十八年
衛敬公十一年

子思訓子上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

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
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為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
者非惟志乎

志可以
踰公侯

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

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
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雜者諸子百家
非聖人之道也

子思曰先人

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
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
不與焉又何請

陸象山曰人家與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相公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附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人為子孫謀當如此

子思授業門人

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文選注及子思子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子思子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按孔子告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慙以為勇子思之言其本諸此與

子思子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功也吾嘗幽處

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跛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

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

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說苑

縣子問子思曰頽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

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

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

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

於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宋咸注縣子名瑣魯人

縣子又問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子思曰然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辟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璣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

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子夏殷王帝之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稱鬯之賜大紀曰大丁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其功賜圭瓚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拒鬯為侯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孔業申祥子張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

王而王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周人追王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太王王季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於岐下幽民東脩奔而從之者

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范祖禹曰太王不耻於失周而耻於失民心恐於辱已而不忍於鬪其民避狄去邠而子孫有天下七百餘年天報其仁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

於道孔叢子上俱同

丙午
周考王六年

魯悼公三十三年
衛敬公十六年

子思記魯論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鄭康成曰仲弓游夏等撰定正義曰以口相傳授故秦焚書而獨存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

周考王十年

魯悼公卒元公立

周考王十一年

魯元公元年衛昭公三年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

庚戌辛亥

之曰鰈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是時晉韓趙魏三家強魯如小侯屬之

子思子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子孔叢

子思子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入自官也無非自己者

子思子曰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子思子曰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勿得狐復失

狸者也按此語或有為而發今不可考已上俱子思子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

從而污及則安能為及也妻者則為白也母不為及

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檀弓

或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以出妻為醜古人不如此吳氏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為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沒然亦得為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思雖有父在而不得為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接續伯魚主祖與曾祖之祭不敢私親也徐達左曰按禮為出母者子為父后者則不服先儒有兩說一曰父存則不服父沒則服之也一曰父沒則不為之服父存則服之也愚以子思親之哭出母於他室四方於子乎現禮足父沒而服出母也子思之母死而不使喪之是父存而不服出母也子思之賢必不犯禮或曰伯魚期而猶哭其母則不然曰聖人有時中之義且伯魚之母未知其果出否乎

丙辰 周威烈王元年

文侯不能師子思

是年魏斯立為大夫以卜子夏為師受經義友段干

木過其間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時子思隱居於衛
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客段干木
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
所以不及五伯也

致堂胡氏曰文侯非自得師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
士也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又非文侯
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

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

上頽行漢書注早而不拾遺畔者餘餽宿之隴首其

歌樂而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

子思子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

下亂子思子書

子思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謂之
曰吾假人遂亡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曰假聞之
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假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
以不敢當也

塩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
狐貉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

陳祥道曰狐白象德之成狐青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人君之服狐青而下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天下之尤難得者紂以狐白兔西伯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狐白之貧可知士不衣狐白不特以德未成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何孟春曰狐白之裘以孟嘗君之富不能更其而子方得而遺之乎為此說者將欲著聖賢守身之常節不沒於利耳

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因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

周威烈王十六年魯元公二十一年卒子穆公立衛慎公五年子思在衛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一作元公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

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觀未臣二字其非穆公可知矣先

君宗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子曰禮不得也縣子曰

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

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

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

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為魯君服是有二君矣

徐達左曰自孔子薨至魯穆公即位凡七十一年伯

魚先孔子死子思及見其祖尚在幼年比見穆公不

下八十歲繆公在位三十三年此云穆公卒至是凡一百一十餘歲雖子史所載難以盡信譜系書子思年六十二若然尚不見穆公之立况其卒乎

或謂魯元公時子思在衛又不仕於魯故縣子謂子思未臣及元公卒謚公嗣位使縣子使衛聞喪而服理或然也及繆公即位之元年即尊禮子思云

申士

周威烈王十七年

魯穆公元年

子思在魯

時年七十五歲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公儀休魯博士以高弟為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乎

泄柳之母死子碩請具曰請鬻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也曰不可既葬子碩欲以

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繆公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善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申詳子張之子衛公叔戌謂申詳曰吾于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祭也申詳以告子思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乎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踈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柰何荅曰有龍穆者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天下之深人也公叔與

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
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
遂謝之

金履祥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以矣哀
公死於外悼公卑於三家元公之世齊田正熾魯於
是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
後二年而失邾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為
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諸賢所以處之者何策然失
邾之後又十五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
關則魯之勢相為勝負者未為其前也然自穆公以
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必有道
矣不然則魯之弱一日不可存况於百六十年乎

穆公尊禮孔伋

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居與大夫

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

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

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

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文王舍其適長伯邑

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

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以

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

長樂陳氏曰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
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

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子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夷齊而卒於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則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啟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悲夫

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子思與之友穆公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對曰君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庭矣且臣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穆公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為善有助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脩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為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孔叢子上同

穆公問曰吾聞龐攔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曰臣聞明君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人見問龐攔氏子服厲伯曰其過三皆君

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子

論衡韓非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貴喜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魚君之所劫也夫魯君之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耶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障之以掌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非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按百心以御人是術數也君子所不與也惟君子通天下之志則天下莫不與也奚啻得百人而已哉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退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

戊甲

周威烈王十九年

魯穆公三年

子思在魯

約年七十七歲

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賔也

則送之今書於父所非敢以實禮也孔叢子

穆公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恚怨抑亦可公曰諾

孔叢子

穆公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

孔氏曰為舊君服有三其一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致仕退歸在國者其二以道去君而未絕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者其三不便其居或避仇故不得在國者

周威烈王二十一年

魯穆公五年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間丘温

温齊大夫

欲以其邑適魯

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彼為人臣君將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

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解疑曰史記齊年表世家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穆公亟以鼎肉遺之子思不悅曰今知君以犬馬畜伋也後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迺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吾作國相不能行吾大道乃為相之恥故不受關里譜系

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

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則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敵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齊乘蒙山前陽口村有廟相傳老萊子故宅高士傳老萊子隱蒙山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楚王嘗至其門夫婦相與逃去

子思作中庸

穆公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

家語後序曰子思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

之業授弟子孟軻數百人

闕里譜系同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懼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故作為此書孔叢子以子思年十六作中庸者繆矣

王陽明曰中庸一書皆說脩道之事故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脩道者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脩道者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聖至誠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脩道者也或問學庸同異王陽明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子思傳大學

鄭氏曰大學者以其記傳學可以為政也

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為國者不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

首言仁義實繼大學末章之旨

朱子曰聖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且或出古昔先民之言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成於魯氏門人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按元儒車王峯以知止而後有定兩節合聽訖章為格致一傳朱子疑其錯簡以為亡失而補之悞矣徐達左曰大學程氏以為孔氏之遺書安知傳文非子思之作乎

王陽明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

又曰大學古本之復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悞而改正補輯之在仁則謂其本無脫悞悉從其舊而已

穆公不能用子思為政

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

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穆公曰主不肖皆侶

然也遠不肖遇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

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

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呂氏春秋孔叢子云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為言

之過也

季蕭遠曰孔子孫子思希聖躋脩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按子思年幾八十老矣去將安之正義云子思沒於衛則去老於衛未可知也疑沒後歸葬於魯耳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胡毋豹魯人闕里譜系

丑丁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

禁也子思曰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孔叢子

子思見孟孺子

按威烈王時計子思之年九十有餘其卒未知的在何時然孟子尚未生安得有問答之語孔叢子所載皆附會之說姑錄於左以傳疑存古云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

侍坐禮敬甚崇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

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敢問子思曰

然昔從夫子於郊郊子宅在郊城縣治地城孔子從

孔子登瑯琊山觀東海後人因構望海樓于山上以誌先聖游覽之跡遇程子於途傾

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

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

希有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

而不求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

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

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子思子孔 叢子同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為而致乎子思曰

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

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滋作

萃孔 叢子

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可為作可立 趨利下有堯舜我矣文武我矣八字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

子之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

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

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也子思子

司馬氏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 之利不仁者不知故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

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 人異故也資治通鑑

徐達左曰子思子學於曾子弘大剛毅以道自任之 志始終如一其任稚年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為不肖蓋對聖祖之言立志自任之始也其曰汲 于此時不自高貴人將下賤吾矣此對曾子之言以

道自任之重也其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者訓孟 子之言俾之以道自任也故能卒傳聖祖之學中庸

之所以作大學
之所以授受也

子思博綜古今有亞聖之才年六十二沒於衛葬於祖

墓正南十步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

配食大成殿

按通鑑前編於威烈王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計
子思此時年蓋八十餘譜系稱六十二歲恐未信然
劉恕曰家語後序及史記世家皆云伋字子思年六
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問答則孔子時子思
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年壬戌卒至魯穆公
三年甲戌當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二年
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公師檀弓
云魯穆公問子思偃君反服孟軻子思弟子亦言與
魯穆公同時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三歲而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至此又三十一年子
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
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疑也

大紀解題曰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
差者玄牝一章今見於老子此戰國秦漢以來所以
多喜並言黃帝老子而謂之黃老也以列子所載楊
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嘆一章觀之則朱受學於老
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列子者固多後人所附益為我
之說亦畧可見矣史記謂墨翟宋大夫善守御崇節
儉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雖不可考然楊墨之
說肆行天下必在春秋後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立廢
不能興也

按子思既沒之後而楊墨之徒各騰其說於天下孟
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辭而闢之有由

然矣茲因略述其為我蕪愛
之說以明楊墨之自起云

總論

荀子曰按飾其情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之言也子
思倡之孟軻和之

劉孔昭曰儒者晏子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
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者也

陶靖節曰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
源為紀綱之儒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
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之所行也

伊川程氏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
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
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東坡蘇氏曰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
之書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
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
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
世之議者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因是而莫之或
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蘇子由曰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之

告之也不疑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孔子沒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云云達道也
子思之說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庸之在是矣然子
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

龜山楊氏曰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國各以所
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
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
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西山真氏曰孟子七篇之書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
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知性

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
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
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
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公黜之勇者南
北方之強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
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
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
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充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屏山劉氏曰聖賢之言有六似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濶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情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會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入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為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陽明王氏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贊曰

宋理宗

閒居請膺 世業克昌 可離非道 孜孜並行

發揮中庸 體固有常 入德樞要 治道權衡

論曰詩詠繩武書稱象賢子思蓋近之矣子思以聖

胄英姿邁德亢宗嗣守家學觀其執親喪得子道守

衛難得臣道訓子上得父道不友千乘得師道而中

庸一篇幽探天載博綜古今述作繼開增輝祖烈信

哉有道之儒聖胤之肖德者也七十子分散而未益

分子思學於曾子繼其微而統一聖真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其子思之謂與漢胡廣唐呂溫柳宗元龔夬

中庸乃為似是而非者而復性滅情如李翱亦何足
以與子思之學哉



